

27 黑黔地 文艺评论

《蛟龙行动》精彩演绎未来感

杜国景

贵州参与制作的电影《蛟龙行动》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动作片，主要讲述了M国一个将军如何带领一支特战小队夺取本国一艘超级核潜艇的控制权，企图启动核弹爆炸，引发海底火山喷发和大海啸，以此冲击亚太地区海岸线和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并最终自取灭亡的故事。将军的这一计划因为几近疯狂，首先引起了M国核潜艇内部的矛盾和争斗，导致潜艇出现事故。不远处的中国核潜艇侦测到异常，因不明就里，在前往施救时被对方鱼雷炸伤。这时，M国核潜艇内部的争斗亦进入高潮，有士兵向外发送摩斯密码，中方这才得知了M国潜艇内发生的变故，于是中方核潜艇再度出击，并派出蛟龙小队登上对方潜艇施救，由此引发近距离枪战，蛟龙小队遭遇重重陷阱，中方潜艇亦险象环生。所幸中方受伤核潜艇成功阻止了M国将军的阴谋，蛟龙小队凯旋。

《蛟龙行动》上映后出现了一些负面批评，抖音上亦出现了嘲讽视频，大意是说《蛟龙行动》的故事大而无边，过于离奇。

任何一部电影，公映后引起观众的各种评价，这是正常现象。前提是要真正看懂电影，并且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蛟龙行动》是一部面向新世纪海防的电影，故事带有鲜明的未来感。明显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国力在不断增强的同时，面临的也是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未来战争所需要面对的，不仅是陆地、海洋或天空，不远的将来可能还有太空。《蛟龙行动》所展示的，就已经不是浩瀚海洋上的传统战争了，看这样的电影，真的需要有一点超前的理解、超前性的审美。需要从新世纪海防建设的大背景、大舞台着眼，林超贤导演拍摄的《红海行动》，以中东国家“伊维亚共和国”发生政变为背景，反映我国海军护卫舰临沂号舰长高云（张涵予饰）派出杨锐（张译饰）率蛟龙突击队前往撤侨的故事，其中也有涉及核原料的情节。作为《红海行动》的姊妹篇，《蛟龙行动》的导演仍是林超贤，但林导这一次是把目光对准了我国的核潜艇，并且把故事顺理成章地完全放到了海洋深处。质疑者忽视这一背景，并且过于纠结于细节真实，难免就不能从大处着眼。

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下水，至2013年10月，中国第一支核潜艇部队首度对外解密，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海军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海防早已是中国海军必须面对的现实。2008年，中国海军武汉舰、海口舰和微山湖舰曾组成首批护航编队，奔赴4400海里之外的亚丁湾、索马里海

域执行护航任务（《红海行动》的故事情节就有这一背景），拉开了中国海军在国际舞台上交替轮换、常态化护航的帷幕。近年来，中国海军更是频频从近海走向远海，其实力已经不容小觑。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红海行动》的续作，《蛟龙行动》才能以潜艇作战为主要内容，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海军的雄姿。脱离这样的背景，过于纠结细节真实，难免就会脱离新世纪海防的大舞台，从而忽略影片的价值。可以肯定地说，《蛟龙行动》故事具有未来感，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新世纪海防一定会有更多中国海军的身影，这一点丝毫不用怀疑。这也是《蛟龙行动》真实性的基础。



《蛟龙行动》海报。

电影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当然离不开银幕形象的塑造，在这方面，《蛟龙行动》几个主要人物还是很有特点的。由著名演员张涵予饰演的潜艇艇长赵启航沉着冷静，刚毅果断，戏份极重。段奕宏饰演的方屹作为赵启航的上级，虽然戏份不多，但把那种既是上下级又亲如兄弟的关系，演得很到位。特邀主演王俊凯扮演的声呐兵靠耳朵演戏，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他演员如黄轩、于适、杜江、蒋璐霞、韩东君、王彦霖等，饰演的角色虽然个性各异，但大敌当前时的机警勇猛、无所畏惧，均各有亮点，他们在登上敌方潜艇后短兵相接的近距离枪战和搏杀中，既显露了勇敢和智慧，亦有超强的应变力和爆发力，不仅戏剧性强，而且演员的表演堪称惊心动魄。

另外，从个人的武器装备到潜艇的核动力装置，从潜艇潜入海底到游弋于火山口遍布的深海沟壑，《蛟龙行动》可谓科技感十足，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科幻色彩，它从一个特殊的方面，展开了新世纪海防的壮美英雄画面。

总之，《蛟龙行动》是一部极具观赏性的作品，8月28日，这部电影在第二十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获得评委会大奖，可谓众望所归。

抒写庸常中的传奇 ——读小说集《十二盏微光》

王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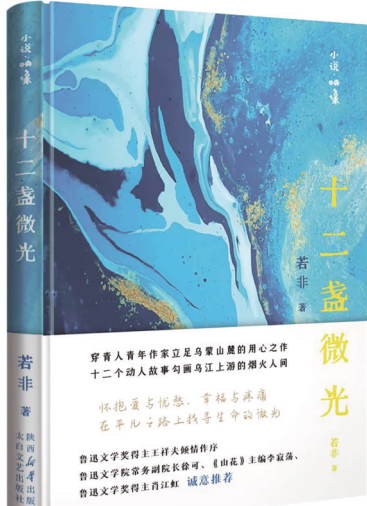
读若非小说集《十二盏微光》中的《回煞记》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民俗的东西竟能够带出这样的一片深情，这再一次印证了好的小说对读者而言从来都是一份情感的馈赠。若非的小说我已看了不止一篇两篇。不是作者岁数的原因，而是文学作品在发挥作用，是作品中青春的视角吸引着我，让我觉得有一双青春的眼睛紧盯着阅读他小说的人，包括我。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拿李白与杜甫对比一下，我们总觉得杜甫的岁数要比李白大，但实际上李白的岁数要比杜甫大，这就是文学作品在起作用。而非的小说从总体上说，选用的是青春视角，这种气息从文字里宛然流淌而出。若非选择的故事大多是过去的、回忆式的。青春视角也好，成熟视角也好，这些其实都不重要，文学最终是要写人性和人的情感的。在这方面，收录在本集里的许多小说都有很好的表现。

如题目叫作《溢补塔启》的小说，实际上如同一次“考古发掘”，从现在出发一路发掘过去，发掘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我”要找到那个古怪的地名之所在，去那里完成一件谜一样的事，完成这件事的时候，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情感是共通的，丝毫不为时空所限。“我”最终找到的是一张陈旧的照片和苏珍珠的坟，虽然已物是人非，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愫皆永存。“照片上的苏珍珠，着一头银发，面容苍老而不颓败，岁月留下的褶皱，隐含着一种淡然的气质。看着照片，我心里禁不住赞叹，原来美从不会被时光带走，只会换另一种形态体现。我向苏素书要了那张照片，如果老林看到她生前的照片，也许会有一些安慰吧。离开苏珍珠的坟地前，我拍了一张坟墓的照片，和苏珍珠的照片一起，发给了老林。”这篇小说有多个层次，我和老林的友谊，老林的嘱托，我在寻找溢补塔的路上发生的事情……老林和苏珍珠的，往往还是波澜不惊的感情有多深，作者不说，但读者会去想，这就是小说。“我想起初到溢补塔的那个夜晚，苏素书口里读出来的老林信里的那些话，他是拿

我当孩子看的。无论是出于一生无子，还是老者的身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老林，相差几十岁的两个贵州人，在不属于我们的城市里，其实早就成为心灵上相互依靠的朋友了。我心里也很难过，我说，小优，你别想了，对老林来说，走了也许是一种解脱吧。”是的，许多人都想去另一个世界，但他们又舍不得现在的这个世界，这就是人生。

这部小说集，在写作上的一个特点是，今天与昨天总是被一个又一个的悬念勾连在一起，像是倒车一样的，慢慢倒回去，悬念被依次慢慢解开，这既是一种节约文字的方法，也紧缩了时空感。如《嘎依的信》，可以说是一个当代的波澜不惊的传奇，其传奇性就在于，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地给同一个人写信，给收信的人以精神上的抚慰与力量。这种传奇故事在我们的社会里时有发生，但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和忘却，作者却把它写了出来，这就让这个并不是那么波澜壮阔的故事上升到一个审美的高度，被牢固固定下来并且有了不经意的某种经典意义——“天快黑的时候，我谢绝了大姐和苏明明的挽留，离开了村子。快到镇上时，我让摩的司机把车停在一段险峻的山路上。站在半山腰，我极目而望，是夜色中混沌混沌的山峰，以及错落在山腰和山谷里的小村落。看着夜色笼罩下的村庄、山峰和河流，我感觉一切正慢慢变得柔软起来，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微弱的晨曦中，父亲撞开一层层雨雾，气喘吁吁地向嘎依家所在的寨子跑去……他从我身边跑过，看到了我，冲我笑了一下，只留给我一个清瘦单薄的背影。”“现在，父亲的嘎依给我写信了，曾经给了父亲无数次鼓励的温暖的嘎依，这一次，把信写给了我。这大抵，也是父亲愿意看到的吧。”

我们的生活是庸常的，往往还是波澜不惊的，但就在这庸常和波澜不惊的遮盖下，还有传奇时时被发现，这就需要作者别具慧眼。若非的小说不仅能发现庸常生活中的传奇，并且



《十二盏微光》

还是有建筑感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如果说民间的生活都是故事，它们的形态是流水状的话，要让这种流水状的东西“立”起来，并赋予它们建筑感，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非的这部小说集里，许多篇小说都呈现出了这种特质，给平易之事赋予建筑感。

《李元生》这篇小说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不蒙太奇一般地裁来剪去，让它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建筑感，这篇小说就是一篇庸常不堪的流水账记录。这篇小说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更与“传奇”二字似乎没什么关系，但作者采用了回忆中断、再回忆再中断的方法，一点儿一点儿推进，使这篇本来平淡无奇到几乎不能说是故事的故事有了它的可读性。小说到结尾的地方，不是传奇故事式的抖包袱，而是情感被自然而然而地推到了一个小高潮：“后来李大嘴要休息了，我们也该走了。我们站起来。我怀里抱着那本李大嘴看过的诗集，和毛三一起向他鞠了一躬。那一刻，我心里很难受。我说，李大嘴。说完我就后悔了，赶紧改口，李老师，我给你背首诗吧。他没表示拒绝，我就开始背了。我背的是《爬山虎的脚》……我背到一半，记不得了，正艰难搜索记忆。李大嘴突然得意地笑了起来。因为长期服用葡萄糖，他的面部浮肿得厉害，但他的笑却清明、干净。他笑着笑着，停下来，艰难地蠕动着嘴，记住……我……我是……李元生，不……不是李大嘴。我喉咙一硬，酸楚难当，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往下背。耳畔传来毛三吸鼻子的声音。”

这篇小说虽然写的都是我们寻常可见之事，但蒙太奇式的断开、衔接、断开、再衔接，让它产生了一种建筑感——小说的建筑感，到小说的最后，情感的爆发也是点到即止。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业生涯，甚至是他的一生，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个真实的先生站在小说里，也因为他站在小说里，他将不朽。这个小学教员的性格与他对学生们异样深沉的爱，成就了他作为一个文学的人物形象，或得以永远存在。

若非的小说，每一篇都像是与传奇无关，但读完之后，觉得一篇篇都是传奇。这一点，是若非与许多青年作家的不同之处。若非写的是乡间的或城市里的小风小雨，却有大风大雨不可替代的情态。最好的地方在于，我们从若非的小说里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纯粹的本色，或者说，若非是个可贵的本色作家，也是个真诚的好作家。

域外《孟子》学研究力作 ——《古代朝鲜半岛〈孟子〉学史研究》读后

刘强

贵州大学教授赵永刚新著《古代朝鲜半岛〈孟子〉学史研究》是域外《孟子》学研究的力作，该书出版以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孟子学研究专家杨海文、徐兴无、刘瑾辉等学者给予较高学术评价。南京大学曹虹教授为该书赋诗曰：“狂飚文献到海东，生色



《古代朝鲜半岛〈孟子〉学史研究》

骤然如面中。肯著万塘亲鉴力，同天风月道缘丰。”意谓该书论海东《孟子》学能令古贤生气盈涌，视如迎面。好书共欣赏，我也略作数语如下，权作读后之感。

越南使臣阮公沆在《简朝鲜国使俞集李世堇》诗中云：“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尊孔氏书。”儒家文化是古代中国、朝鲜半岛、越南、日本共同的文化资源，正如张立文教授所言儒学曾是该地区的“主导意识形态”。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地域广阔的汉文化圈。汉文化圈中的学者，从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中不断汲取思想资源，并以此为基本典籍，结合本地区历史、文化、学术的发展需要，撰写了很多阐释《孟子》等儒家典籍的学术著作。该书就是以这100余种《孟子》学论著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古代朝鲜半岛《孟子》学史的学术论著，是域外《孟子》学研究的力作，不仅有助于《孟子》学研究边界的拓展，也有助于呈现中韩儒学交流的多元样态。

该书以广博扎实的文献为基础，运用经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东亚儒学为视野，在汉文化圈的广阔学术背景下，系统呈现古代朝鲜半岛《孟子》学发展的历

史全貌，并对宋时烈、朴世堂、李瀾、丁若鏞等海东大儒的《孟子》学论著进行了深入阐释。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古代朝鲜半岛《孟子》学的四个鲜明特色，即诠释体例与文本转换、朱子学的强势笼罩与理理解《孟子》的独尊地位、实学思潮与《孟子》阐释

的经史倾向以及被视为异端的阳明学与被忽视的乾嘉汉学。该书还论述了中国《孟子》学论著东传朝鲜半岛的具体书目、传播路径，及其学术影响、翻刻情况。该书认为，海东儒者对于中国《孟子》学论著的接受，理学著作占据绝对优势，对乾嘉汉学著作较为漠视，焦循《孟子正义》等汉学名著未见著录；明遗民禁毁之作在异域受到重视，吕留良《孟子讲义》等在海东广为流传；为满足本国教育阅读之需，中国《孟子》学论著的朝鲜翻刻本大量涌现，且回流中国。

通过该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朝鲜半岛《孟子》学的发展历史，是朝鲜半岛对儒家文化接受、创新的发展历史。古代朝鲜半岛《孟子》学论著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其中包括朝鲜半岛的宇宙模式、社会理想、政治制度、人性观念、知识结构等。以《孟子》学论著为中心，研究这些丰富的文化信息，可以呈现出中国儒家文化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图景，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包括《孟子》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树立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光辉形象。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孟子》研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朝鲜、韩国的文化交流合作。



舞剧《王阳明》剧照。

8月22日，2025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开幕，开幕大戏是以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之一的“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为主题打造的舞剧《王阳明》。该作品创作达3年之久，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省文艺精品扶持等支持，由贵州省歌舞剧院演出。故事以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精神涅槃为核心，聚焦其朝堂谏言、被贬贵州、龙场悟道的心学历程。全剧以五幕结构展开——《序》勾勒历史背景，《寻道》展露“格物致知”的困顿，《悟道》呈现“龙场悟道”的戏剧高潮，《证道》演绎“知行合一”的实践，《尾声》升华心学的永恒价值。赴黔途中的被迫杀、烟霾弥漫的险途、顿悟时的光芒万丈，在动静交织的舞蹈叙事中，王阳明从凡入圣的蜕变被赋予了人间烟火与艺术哲思，80余分钟的演出浓缩了一代先圣的生命之诗。

舞剧以“格物”与“诚意”为创作的方法论，将抽象的心学之路转化为可感的身體语言。剧中常用时空重叠的方式，完成蒙太奇叙事创新。寻道时青年王阳明格竹的探索与成年王阳明谏言被权后寻理的挣扎同时空呈现；悟道时“花间舞”的演绎不仅暗寓王阳明著名的哲学命题，也形成了500年前思想现场与当代剧场的交融共振；尾声处青年王阳明与老年虚影重叠，仿佛诠释了“此心光明”的永恒性。

与父亲的共舞，表达阳明内心的撕裂，为何圣贤书上的光明正大、人间却不可见，而程朱理学说的那个“理”又能去哪里寻。与妻子共舞时，他们身体没有正面的拥抱，虽是纠缠不舍，却又克制无奈，阳明的圣人之心也需这人间烟火的抚慰。到了贵州山区，追杀之人不弃，阳明唯有跳进水里假死，方逃过一劫。就在他从水中爬出，朦胧旦夕的半梦半醒之际，一群白衣女子起舞，紧接着略显狰狞的帷面起舞。白衣女子穿着洁白的素衣，这是阳明内心澄明无畏的一面，时长较长；帷面舞肃穆却诡谲，似心中之贼，时长较短，表现阳明内心的觉悟初现端倪。

演员的身体语言既保留戏曲身段以勾画圣贤风骨，又以现代舞的舒展表现心性解放。苗族踩鼓舞的畅快，反排木鼓舞的顿挫，锦鸡舞的翻飞，伴随着阳明大开大合的舞姿，一起解开“心即理”“万物一体”的哲学密码。

音乐以箫、古琴之空灵与民族音乐之欢快为对应，完成了寻道与悟道的叙事转折。以箫与古琴的空幽音色为底色，主题旋律从序曲铺陈便萦绕剧场，随剧情推进不断变奏演化：谏言时以沉稳悬疑诡异的音表现困苦，赴贬途时以断续单音表现惶惑，入黔后以简洁欢快的民族音乐表现心之澄明，悟道时以交响乐的恢宏表达此心光明，尾声又回归到箫琴合鸣的空灵深邃中。

贵州的险峻山水与多民族文化，成为心学诞生的熔炉。剧中苗女以酒抚慰谪臣、山民踏歌建房、围坐听学等场景，展现了黔地文明对“良知”的滋养，回应“心学何以生于贵州”之问。王阳明心学诞生于贵州，是特定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共同作用的结果。贵州虽群山峻岭，然自然风光奇绝，龙场（今修文县）的玩易窝、阳明小洞天喀斯特溶洞，为王阳明提供了“默坐澄心”的天然道场。他在《居夷诗》中描写过初期见“山城寥落闭黄昏”；后却“久坐生虚息，豁然与道谋”。自然之空灵与心性之空明相互成全。贵州民众的质朴与包容，成为王阳明精神突围的关键支撑。贬谪龙场初期，王阳明面临断粮、无居之困，当地苗彝百姓助其筑庐（何陋轩）、授农耕技，甚至在其遭官府欺凌时挺身维护。这些都为“致良知”的思想提供了人性根基。

传统文化先锋表达，诞生于最深厚的土壤。舞剧《王阳明》不仅是一部舞台剧作，更是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中阳明文化转化运用的优秀案例，也再次昭示我们，优秀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守良知之正，行创新之道，致天下大同。

传统文化先锋表达源于深厚土壤

评舞剧《王阳明》

李牧韩